第一部分　现代军事著作选编

第一编　　综述

——古代战争（摘译）

〔本编据哈特·戴维斯（Hart-Davis）著：《战争的机械》（The Machinery ofWar）第一章　古代世界，伦敦，1973 年版。标题是译者加的。〕

人类的第一种武器是人的自身，人体是一个复杂而适应性很强的冲击武器，以牙咬之，以足踢之，以手握之，以手指和指甲抓挠之。人类第一次诉诸战争是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始终未能找到答案，但对其使用的手段倒不难搞清。最早的武器无疑不是专为战争使用而发明的。原始人靠狩猎和采集可食用的植物为生，而狩猎就得有武器。

石器时代的狩猎武器

石块大概是人类的第一件武器。开始他象今天的某些动物那样用石块砸开贝壳和骨头以得到里面的食物。此后不久就挥舞手中的石块作为原始的棍棒，后来又发现石器可以投掷，这就使投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者有可能在较远的距离上攻击动物，并改善了其自身的防御状态，现在他能够同他的敌手（在这一时期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动物自身的冲击武器（角、牙和爪）得不到施展。这样就出现了投射武器。很可能也是在同一时期，人类发现了大小不同的树枝可作为棍棒，并且还能很准确地投掷；这样，一旦他发现怎样才能使矛有一个锋利矛尖的话，制作石矛的这两个基本要素就成为有用的了。

这最后的发现不得不等到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即工具制造者阶段，发明了对燧石的造型和打片方法的时候才实现。可以推测，人类首先注意到被自然毁坏的燧石有时带有锋利的刃口，后来认识到这些带刃口的燧石可用来作为进行切割或砍劈，而不是敲打的工具。打击燧石的第一步是把大块燧石的外层剥掉，将其内核凿成斧头。这种斧头在使用时最初是用手直接握住，因此被称为手斧，而后来安装了斧柄或把手。这就使人有了更有效的武器，因为人们在使用这种武器时借助将其抡起的力量更能用上劲，从而产生打击力。人类还及时地发现，从燧石核上剥下的薄片，即使不象石核本身那样有用，但也可派上用场。这些石片可以制成为箭镞、矛头、刀，最后还可作为原始的剑。在这以前，矛只是弄尖的棍棒，通常是在火中将棍棒尖端的周围烧焦，以使其变硬。燧石的应用大大地改进了矛：矛尖既坚硬又锋利，因而更得力和耐用。在有些地方，矛尖还装上了倒刺。

在机械力方面迈出的头几步

人类绝不能期望同大动物比力气，或同许多小动物比速度。他需要某些其他的力量，以代替自己相对弱小的体力去抛掷投射武器。这就是机械力，它象石器的发明一样是武器发展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在这些辅助机械中最先出现的是矛投掷器，在澳洲的土著居民中迄今仍可见到。它是一个由带槽沟的木板制作的，把矛放在

槽沟内，矛柄顶在槽沟的末端的一块牢固的木块上。人握住投掷器的前端，当他用力将其投出时，投掷器起到了延长手臂的作用，从而使矛获得了巨增的投出力。

然后是弓。最初的弓仅仅是将一段具有弹力的木棍弄成弯曲状，用一根生牛皮弦绑在木棍两端将其绷紧。这是一种十分简陋的武器，但是，它实际上是用来把一种小型的矛投射出去，其投射距离要比由人投掷的长矛远许多倍，即使有矛投掷器的帮助也是这样。这一时期所发明的另一种武器是投石器。其操作原理同矛投掷器相同，但是它能以很高的速度把石块或卵石等较小的投射物射出，使这些投射物具有和那些较大的，但投掷速度较慢的武器相同的打击力。这种武器还被用于牧羊，牧羊人用它把石块投在头羊的上方或周围以引导他的羊群。

继几千年的石器时代之后，直到约公元前 3500 年地中海区域青铜时代的到来，没有生产出重要的新武器，但是现存武器却经历了逐渐改进的过程。新的武器，例如吹标枪，出现在有制作这种武器所需特殊原料的局部地区，但是其余世界发展的主流是燧石打制艺术的多样化。磨光技术的发明可以使燧石粗糙的侧面和边缘变得平滑（锯齿状的表面，常常会导致断裂）；在燧石斧的头部钻孔使兵士有可能把木柄直接插在斧头上而不再用缠缚的办法。原始的剑在外观上是一平直的木片，在其刃部嵌有一排小而锋利的燧石片，但这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武器，这种武器由于青铜的使用才使其完全获得新生。在石器时代，防御装备总的来说不外是用毛皮或皮革制作衣服，后来被很厚的织物和缝制的衣服所代替和补充，此外还有原始的柳条盾或皮革盾，而后者是把皮革张在木架上。

铜——它的用途和局限

约公元前 3500 年，炼铜术的发明，使人类在制造工具和武器

的历史进入到一个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以前人类已知道了金属，即值得注意的金和银，但是这些金属很软，不能用于战争目的。约公元前 4000 年，出现了第一批铜器，但这些铜器也常常只是装饰品并局限在一些小的物品上，因为人类只发现少量可用的金属，并且还不知道冶炼方法，只是对它加热和锻打成型。尽管这对强化金属的硬度能起到重要作用，但成果一直甚微，除了制作诸如鱼钩、针和饰针一类小件物品外，还不能用于其它实际目的。

更重要的发展是冶炼技术的发明，从而才使金属以熔化的形式从矿石中分离出来。由于这一进展，大量的铜才可供使用。这时，通过冶炼生产出的足够使用的纯铜，使尼罗河和后来的底格里斯一幼发拉底河谷的人们，在广泛使用金属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了最初的文明。但是铜仍然是延展性很大的金属，即使在它被锻打硬化以后也是这样，因此所生产的铜制武器只有匕首，这种匕首刀身打得很宽，呈三角形，以便克服铜硬度差的弱点。较大的铜制武器由于几乎不能支撑其自身的重量而不弯曲，所以根本不能考虑。随着铜的锤炼技术的不断进步，使用金属制造武器也更加广泛。匕首的宽刀身改成了窄刀身，作为提高匕首的硬度而采取必要措施，把刀身两侧的中心线打成了隆起状，斧头和箭镞先铸成毛坯，然后再经锻打完成。

同武器的改进相联系的是军队组织的逐渐复杂化。早期的战争采取的是有争执的个人或集团之间直接进行格斗的战斗形式，但尼罗河与美索不达米亚谷地文明则略胜一筹。当需要时，他们能够以其肥沃的土地所生产的充分的粮食支持额外的和专门的武士阶级。这些人分别被装备成长矛队、弓箭队和投石队，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为共同目标而战斗。

战术仍然是简单的，即使不是鲁莽的。两支军队形成为对阵，彼此互射一阵箭支或石块，然后进入肉搏。任何较此更为进步的战术都是偶然的。而且，武器的发展进入了绝境。铜器优越于石器，

但其质软，其刃口不能同锐利的燧石相比。现在最需要的是硬度强的金属。

海克索斯人——青铜时代的战士

发现新金属的第一个民族是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他们发现的是青铜，即锡和铜的合金，如果冶炼的适当，其硬度会超过任何由铜所合成的金属。苏美尔人是怎样发现青铜的，迄今还是个谜，但很可能是在冶炼之前铜矿石和锡矿石偶然地混在一起。随着青铜的应用，武器得以改进，最终导致生产出更有效的剑。

青铜的应用最初仅局限于美索不达米亚，直到大约公元前1700年，海克索斯人入侵埃及时为止。海克索斯人是一个混合的种族，占优势的是塞姆族。他们凭借手中的青铜武器、马拉战车和合成弓，占领了埃及，这些武器是埃及人在此之前所不知道的。他们的战车是双轮的，由两匹马牵引，这种战车在对埃及人的战斗中除了战术上的出奇致胜的作用外，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冲击价值；实际上它们空前地增强了战场上的机动力。合成弓是一种用来代替木制弓，由树条、动物的角和腱拧合在一起制成。同木制弓相比，合成弓更可靠，射程较远，能够以更高的速度将箭射出。

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随着都市文明的发展，军队的组织也开始发生变化：民军的形式——在“公民军队”的意义上——成了武装力量的基础。早期的军队是由少数职业战士组成，而这时的军队却很庞大，并且拥有相当数量的装备着长矛（戳杀矛）和盾牌的轻装民军。他们在训练有素的弓箭手、投石手和贵族骑士中间形成了牢固的基础。海克索斯人所拥有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他们的优越的防御甲胄，将青铜片缝在皮革或缝合材料上用以保护身体的要害部位。这些青铜片很小，状如鱼鳞，一排排的，覆盖在胸、肩和双臂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埃及的剑

海克索斯人带给埃及的最重要武器是剑，它的发展，如我们所看到的，完全依赖于青铜的发展。海克索斯人造剑（战车亦同）的观念很可能来自苏美尔人，并把它加以改进生产出一种长度适当、刀身平直的武器。作为一种进攻的武器，剑起两种作用，砍杀和刺戳。在剑的设计上一个不断重复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两个明显矛盾的要求统一起来。一般来说，问题的根源是刺戳剑应该是平直的，而砍杀剑——现代的军刀——应该是弯曲的。埃及人在海克索斯人之后发展他们自己的青铜剑时，选择了弯曲的砍杀剑，这种式样为大多数的中东和东方的民族所遵循。但是当剑出现在欧洲时，采取的是平直的刺戳剑的形式，并打制了刃口，使之既能砍又能刺。两种设计式样的达于顶点的产品，一是弯曲的阿拉伯剑；另一是长而直的没有砍切刃口的刺戳轻剑。

埃及人很好地吸取了海克索斯人入侵的教训，并在大约公元前 1600 年从他们的国土上赶走了入侵者，继之便开始征服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中东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埃及的控制之下，直到她遇到东安纳托里亚的赫梯人时为止。后者对埃及军事强权所以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发现了如何用铁来制造武器。在此之前大约公元前 1500 年，人们就已发现了铁，但是该金属没有被应用在任何实际目的上，因为没有谁知道如何去冶炼它。但是，大约在公元前 1400 年，人们发现假若把铁和碳放在一起熔炼，锻打成型，而后很快冷却，就会得到在强度和锐利程度上远远超过青铜的武器和工具。但是，用此种方法既昂贵又困难，赫梯人高度的纪律和严格的训练看来和他们拥有铁制武器一样，对其战胜埃及人都起了重要作用。然而炼铁知识是赫梯人谨慎保守的秘密，直到他们的帝国由于小亚思拉西安人和菲利吉安人的到来而崩溃，铁的应用还没有扩展到其他地方。赫梯人的流散，使炼铁的秘密随着它

的锻工而流传到整个中东各地。

亚述——最早的职业士兵的诞生地

虽然赫梯没有能够从他们在铁器的垄断中获得完全的好处，但是继之而来的下一个大国却得到了。这个大国有着良好的军事体制，能够充分地利用其优越的铁器生产能力。这个国家就是摆脱了巴比伦统治的亚述，这两国大约在公元前 1900 年在文化上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公元前 1100 年前后，亚述变成了中东地区的最强盛的国家，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又译提格拉比利萨三世，公元前 745—— 前 727 年）统治时期，亚述的势力达到了顶点。

依靠民军部队从巴比伦的统治下解脱出来的亚述人，很快地认识到，民军制度对任何一种持久的军事活动来说都是不适用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将军不得不用没有经过很好训练的队伍来打仗，同时，国内的食粮和制造工业在很多时间里又占用了他们的大部分人力。

因此，在其势力的极盛时期，亚述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支常备军队，到了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统治时期，这支军队大量地装备了铁制武器。

亚述军队的基本组织很早以前即已建立，到公元前 1250 年前后，当时的军队被分为战车兵和步兵。骑兵是在大约公元前 950 年开始发展的，虽然它还不能用于冲击战术，因为鞍和蹬都还没有发明。这时的骑兵由骑马的弓箭手和轻骑兵组成。当弓箭手射箭时由装备着长矛和盾牌的轻骑兵提供掩护。后来马上弓箭手被装备了防身铠甲，这就有可能使轻骑兵也成为弓箭手。组成任何进攻作战坚固基础的步兵，这时被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由当地亚述人组成的重步兵，装备以弓箭或投石器，身着铠甲和头盔；第二种是轻装的辅助部队，其士兵通常来自从属的种族，用来担负掩护和快速追击任务。亚述军队的一个有利条件是，他们全都装备了战

靴，这就使他们的行进速度超过他们的任何敌人。很明显，这是长途跋涉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装备。

总的来说，亚述军事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它以完全用铁制兵器武装起来的常备军为基础，骑兵和步兵的比例协调，两个兵种又分为各有特色的轻装和重装部队。亚述人还擅长围城战，拥有能破开敌人城门和城墙的特殊机械。

公元前 612 年亚述最后灭亡，尼尼韦（亚述首都）被迦勒底人和米提亚人所攻陷。然而在迦勒底人领导下的巴比伦人的复活，历时不长，中东帝国的统治权落到了米提亚人的手里。但是，尽管他们企图仿效不久前被征服的亚述人的军事原则，但他们发现把他们的部队训练到那样的高度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转而依靠旧的民军制度。然而，他们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特别是他们使步兵变成了训练更为完善，并且比较地有机动能力的集团，用以取代曾长期作为各支军队的主体的那种一成不变的缺乏机动能力的集团。有了这样的可靠的基础，骑兵或战车兵才能发挥出其机动力。对步兵的这种严格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骑兵暂时退居次要地位的开始。

波斯人对希腊的战争

迦勒底——米提亚帝国的统治时期不长，公元前 559 年，这个帝国被由居鲁士二世领导的波斯人（与米提亚人有血族关系）从内部颠覆了。波斯人巩固了他们新获得的权力之后，便挑起了同居住在爱琴海的亚洲沿岸的爱奥尼亚希腊人的冲突。这场冲突把欧洲第一次带到了世界瞩目的冲突事件的舞台上。

内部的纠纷推迟了这场冲突，但是随着在大流士一世（约公元前 521—— 前 486 年）统治下国内秩序的恢复，波斯军队做好了入侵欧洲的准备。说来也奇怪，当时的波斯人竟恢复使用了战车，在许多战车的轮毂上安装有大镰刀，此外他们还有一支庞大的骑兵

队伍。至于波斯步兵，在紧急情况下，大流士能够从他的帝国的各地征召部队。但是这些部队大部分是劣等的民军，只能用来组成坚固的密集队形，以作为较好的部队——战车兵、骑兵和最优良的步兵（以著名的不死队为首的 10000 名精锐集团）的基础。步兵的主要武器是弓箭。标准的波斯战术首先是发射大量的箭矢打乱对方的阵容，然后派出普通步兵发起冲锋，并期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战胜敌人。

希腊的甲胄和训练使之赢得了胜利

波斯人的进攻方法在同亚洲大陆上缺乏很好训练的军队战斗中所向披靡，但却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希腊人。希腊军队的人数很少，但靠极好的训练和装备重型甲胄的步兵弥补了这一弱点。作为被侵略的民族希腊总是注意选择那些波斯人不能投入大量兵力或骑兵，以发挥其长处的地点与之作战。希腊的士兵即重步兵（hoplite），亦为民军，但它却是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民军，大量装备着护胸甲、头盔、大而圆的盾牌和保护腿部不受伤害的胫甲；其武器是长枪或刺矛以及短剑。

在战争中希腊人使用的是以“方阵”而闻名的密集队形。他们在前进时排成八列纵深队形，每个人的左臂持盾掩护其左边的那个人暴露的右侧，从各行列中笔直伸出的长矛尤如树丛一般。顺便说一下，希腊人没有发明方阵，虽然一般把它归诸希腊的起源。事实上类似的步兵队形的记录可以上溯至苏美尔时期。但是无疑，希腊方阵在机动性和有效性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公元前 490 年，波斯的大流士一世的军队在马拉松第一次同希腊人会战，结果遭到惨败。波斯人的箭雨对装备重型甲胄的希腊人来说很少奏效，轻步兵随后发动的进攻也被击退，伤亡惨重。大流士发现他的交通线受到了威胁，被迫撤回亚洲，没等到再次发动侵略，他便死了。但是，在公元前 480——前 479 年，在大流士之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伟大的”萨西斯一世(约公元前 519——前 465 年)的统率下,波斯人同希腊人之间的战争又爆发了;但是结果殆同。波斯人所赢得的那样的成功,如在德摩比勒,是由于他们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一般来说,希腊的重步兵及其战斗队形胜过波斯人的作法及其战术。确实,从那时起几个世纪以来控制战场的一直是重步兵。

马其顿方阵

战争艺术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希腊重步兵的完善。这一事业是由马其顿的两个国王,腓力浦和他的儿子“伟大的”亚历山大在公元前 356 至前 336 年之间完成的。马其顿方阵的纵深为其前人的两倍,由十六人组成,他们现在装备了一种被称为沙利萨(Sarissa)的长矛。沙利萨的长度估计在二十至二十四英尺之间。这种估计未必完全符合实际,假若按较长的估计来计算,在每个士兵的前面会有六支长矛的矛头指向敌人(因矛身很长,如每排士兵两手平持长矛,会在每排士兵的前面见到其后几排士兵的长矛伸向前方——译者)。马其顿方阵受到了最严格的训练,特别是训练方阵的展开和收拢,以及组成复杂队形。直到罗马军团(Legion)出现之前,马其顿方阵一直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战争队形。方阵不能单独行动,要有使用传统的弓箭、投石器和标枪(投矛)并经过良好训练的轻装散兵和装备矛和剑的重骑兵的支援,它们也都装备了相当数量的甲胄。凭着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全副武装的战争机器,亚历山大把马其顿帝国从希腊一直扩展到印度河谷。

罗马军团的兴起

但是打击亚历山大方阵的战争工具—— 罗马军团也在发展。罗马成为古代世界最强盛的国家的历史,是从公元前 510 年伊特拉斯坎人的被驱逐出罗马和罗马共和国的建立开始的。早期的罗马军队由六个等级组成,等级的不同反映了人们的财富的多寡,民

军部队必须自备武装。最富有的人属于骑士等级，而最贫困者只能为自己装备一个投石器。基本的战术单位是百人队（森都里亚，由100人组成）。在战斗中，百人队被编成方阵，这种编队一直保持到公元前390年阿利亚河(Allia)之战高卢人打败罗马时为止。

在随后的罗马军队的改革中，方阵被军团所代替。军团下辖支队（马尼配勒，Maniples），每个支队由两个百人队组成，这时的百人队人数已缩减为六十人。整个军团的人数约4000至6000人。但是，最大的改革与其说是在罗马军团的组织方面，不如说是在它的战斗部署方面。坚固的方阵现在被放弃了，而代之以重步兵编队，它很象棋盘上的黑色或白色的方格。在前排的每一个支队之间，各空有一个支队的位置，由第二排的支队负责掩护，第二排的缺口再依次由第三排或最后一排的士兵掩护。个人拥有的财富不再决定其武器的质量和所处的地位。组成前排（哈斯塔提，hastati;或称哈斯塔坦，hastaten)的是年纪轻而有经验的士兵.第二排由老兵(普林西佩斯 Principes）组成；而第三列是老兵（特利阿利，triarii或称特利阿利尔，triarier）和年轻而缺少经验的新兵混合编成（通常用于发起战斗，而后撤回）。这种战斗部署在必要时可使前排退到第二排的位置，而后排也可以在不扰乱战线的情况下前移到第二排。

罗马军团的标准装备是金属头盔、护胸甲和椭圆形的金属盾，此外还有长矛和短剑。罗马的战术通常是由重装步兵向敌人推进，由轻步兵担任掩护，然后轻步兵撤出战斗；哈斯塔提第一排士兵在离敌人约二十码时开始投矛，并迅速向前逼近，用手中长仅二英尺左右的短剑杀对方的长矛兵。这时长矛兵的长矛就成了他们很大的一个障碍。对这一体制最严峻的考验是公元前197年的辛诺塞法利战役，罗马军队经过了艰苦的战斗，战败了马其顿人。后来罗马军团的基本组成单位由支队改成了步兵队（cohort,亦称大队或营），步兵队下辖三个支队。与此同时，椭圆形的盾让位于长的、半圆筒形的盾。罗马军团的这种体制，一直保持到第一批日耳曼蛮族

部落的到来以后，罗马帝国开始崩溃时为止。回顾这段大约 600 年的漫长历史，有一点是无容置疑的，即多半是由于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的出现，才使骑兵黯然失色，训练有素并具有良好防护能力的步兵比骑兵更为优越。

汉尼拔的天才

虽然罗马人在公元前 323 年伟大的亚历山大死后无疑是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们并没有处于不败之地，尽管他们有许多技能。在反对他们的许多将军中有一人将永远是杰出的，他就是汉尼拔。

汉尼拔(公元前 247——前 183 年）是迦太基军队中的一名将领。迦太基是以今日突尼斯地区为中心的一个雄心勃勃的文明国家。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65——前 241 年)的结果,迦太基被迫把西西里割让给罗马。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19—— 前 202 年）是由汉尼拔占领西班牙的萨贡托城而肇端的，从此地出发他率领大军由大约九万名士兵和八十头战象组成的大军穿过比利牛斯山脉，通过高卢地区并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波河谷地。汉尼拔靠其迅速和大胆在特里比亚河、特拉西米诺湖和坎尼挫败了罗马军队。坎尼战役被许多历史家视为完美无缺的战术上的胜利。为获取胜利，汉尼拔让其位于战线中央部分的部队佯装退败，但却保持战线的完整。当足够深度的马蹄形战线形成后，他便命令其两翼的步兵向前包抄并打击敌人，全歼敌人六万人。确实，直到扎马战役（公元前 202 年）他的战象使他遭受惨重失败之前，汉尼拔的进取精神和用兵的神速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精悍的军事统帅。

乘马的蛮族时代

罗马军事力量崩溃的开端可以追溯至公元二世纪中叶，伴随着各民族穿过欧洲向西迁移，这个帝国开始丧失它的外部行省。相

继而来的凶猛的乘马入侵者浪潮，哥特人、西哥特人、匈奴人和汪达尔人，耗竭了罗马从前力量的最后痕迹。公元四世纪末，罗马作为一个军事帝国已不复存在。它的崩溃有几点原因：最首要的一点是，军队内部已经腐败不堪。军团不再是从罗马本身招集的第一等级的部队；而是从行省招来的，他们不愿接受象罗马士兵那样的训练，或穿同样重量的铠甲，他们的训练无法适应他们所面临的新型战争。况且，罗马人在他们衰落的岁月里，严重缺少骑兵，不得不从那些他们正与之战斗的民族中雇佣骑兵。另一方面，入侵者本身却拥有经过较好训练的骑兵，而罗马纪律的衰败使它不能使军团抵抗蛮族的袭击。步兵对骑兵的优势已经过去。骑兵的胜利，例如在公元 378 年阿德利亚堡战役中，哥特人粉碎了拥挤的罗马战线，这就清楚地表明，未来几个世纪的战争中骑兵将是主力。

拜占廷骑兵

虽然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但是，以拜占廷或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在公元 330 年而被重新命名的东罗马帝国，却继续存在一千年。拜占廷统治者与罗马的统治者不同，他们吸取了罗马帝国在军事上的教训，及时认识到步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所要做的是把“蛮族”在战斗中使用的军事原则拿过来，加以细心研究，在装备和组织的问题上作出改进，然后再拿到战场上，用“蛮族”自己的武器打击‘蛮族”。这武器，如我们已提到的，就是骑兵，但是它同我们前面谈到的早期骑兵是迥然不同的。从东方学来的两项发明引起了乘马作战的革命，从而使发展真正的重骑兵成为可能，这种骑兵代替早期的依靠投射物的骑兵而具有非常大的冲击力量。这两项发明就是鞍座和马蹬，它们大约是在公元 350 年和 500 年分别传到西方世界的。它们的引进给重甲胄的人以更大的抵抗进攻的能力，使其在十分严峻的战争条件下仍能骑在马上。这自然能大大地提高进攻力量。

从七世纪中叶以来，拜占廷军队的骨干是重骑兵(Cataphract)。这种重骑兵的发展大约开始于杰出的将军贝利撒留(约505——565年)之前100年，贝利撒留为他的帝王查士丁尼一世(493——565年)重新征服了意大利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他的军队由三种类型的骑兵组成：第一种是拜占廷重骑兵，装备着长枪、短剑、弓箭(后者是主要的武器),头上带有头盔,身穿锁子铠甲（由几百个联锁铁环制成），手持盾牌；第二种是由从属的匈奴乘马弓箭手组成的轻骑兵；第三种是日耳曼或斯拉夫的重甲胄枪骑兵，他们是被雇佣的。通过反复探索的过程（这一过程由于同新的敌人穆斯林进行的最初几次战争的失利而得到加速），拜占廷在七世纪前半期逐渐形成了他们的标准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军事体制。关键的因素，正如我们所说的，是骑兵，这时改编成两种类型：一种是重骑兵(Cataphract)，装备短剑、长矛和弓箭，全身上下用钢盔、宽松的锁子铠甲、胫甲和盾防护起来；另一种是轻骑兵（trapezites)，身着轻便的甲胄，装备弓箭或长矛。另一支重要的武装，步兵，已从旧的罗马型的基础上完全改造过来，同骑兵相一致，也分为两种：一是重步兵（Scutatus)，身着锁子铠甲和钢盔，挥舞着战斧；二是轻步兵。某些轻装步兵不着甲胄（虽然其他轻装步兵护以锁子铠），但一律配带强有力的弓箭。拜占廷军队是中世纪早期最优良的军队，因为自己有完善的后勤组织的支持和优良的训练，并有胜任的有时是卓越的领导。骑兵的再度流行并控制欧洲军事舞台直到新的武器即有能力对抗重骑兵攻击的步兵的出现。

炮兵和攻城武器

直到现在我们还未涉及的题目是古代的炮兵和攻城器械，这个时期它们的基本设计图样很少变化。攻克城市要塞有三种方式：即围困，策动叛徒从内部颠覆，和以军事手段摧毁其防御。第一种方式在古代很难达到目的，因为围城的军队仅有初步的后勤支援，

很有可能被围困者较之围攻者所坚持的时间还要长些。第二种方式有许多明显成功的例子。如果两种方法都行不通，就只有采取最后一种方法，即发起攻城战。

这种技术的第一个代表者是苏美尔人，他们这种原始的和有点偶然的方式后来被亚述人加以很大的改进。亚述人主要由工兵队从事此项工作。在条件允许的地方，也就是城市不是建筑在坚硬的岩石之上的地方，还常常进行坑道作战，其目的是挖掘城墙的墙基，使之一部分坍塌；这就在防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进攻者随后通过缺口攻入城内，同守城士兵展开近战。

或者，亦可采取另一种方式，使用撞城锤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撞城锤是用绳子吊在木架上的粗大的圆木，其前端用铜或铁包起来，通过前后摆动撞击城墙或城门。在撞城锤操作者的旁边和上面，竖起了与城墙对峙的可移动的大木架。从这些高大的阵地上，弓箭手和标枪手用投射武器，把守城者从城墙上赶走，以防止他们向操纵撞城锤的战友投下石头和其他东西。这些攻城用的大木架还为进攻者提供了越过城墙的条件，他们或者直接从木架上越过，或者藉助攀登的梯子。有时还堆起土坡，使围攻者能够成群地爬上同守城者的城墙一样的高度，而不必顾虑他们脚下的攻城阵地被焚或倒塌。

拜占廷对古代世界围城战的实践做了最后的改进。他们发明了最易燃烧的希腊火，这种火用通常的办法是扑灭不了的。对这种火器的精确的化学成分至今尚未搞清，但显然是这样一种物质，即当它接触水时便突然燃烧起来。事实上水对希腊火起到了一种推动高压喷射的作用，其喷射力是藉助于筒内活塞运动而产生的。虽然易燃物的使用在战争中并非新的东西，但希腊火远远超过古代所使用的任何其他可比较的火器。

古代世界所使用的炮分为两个主要类别或系列，即弩炮和投石器。弩炮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机械弓，其动力是靠将绳索或其它

类似材料拧在一起绷紧，通过扣动扳机弹放出来的，其巨大的力量可将标枪或箭射出达 500 码。投石器的动力尽管与弩炮相同，但操作方法不一。它是一个独立的臂状物，末端装有一个杯状的弹箱，用闩棍将其固定在绞绳上。将投射物，通常是一块大石头装入弹箱。当去掉闩棍时，绞绳将臂状物猛地弹起成直立状，石块随之被抛出落至敌方。这些装备最初只用于攻城战，因为它们十分笨重难以移动。但马其顿人对其做了改进，使之适用于野战。这种机械被随军携带的只是那些不能临时急备部分；机械的主体在到达战场后由工兵就地取材制造。罗马人和拜占廷人后来对这种攻城武器又做了改进，但利用绞紧的绳或腱来提供动力的原理保持不变。

当这些作战方式在东方随着拜占廷的兴盛而发达的时候，军事技术的衰落在西方是严重的。几位有能力的统帅仍然试图按古老的严格榜样训练和装备他们的军队，但是在战场上的技能和训练基本上倒退为野蛮的军队。

崔连仲　　摘译　　富彦国校

第二编　古代埃及

一、《古代埃及军事史》(摘译)

〔古代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尼罗河下游。早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建立起一个初步统一的王朝；从此时起至公元前332年，共经三十一个王朝，大体可分为以下五个时期，即早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和后期埃及。自古王国始，埃及就走上了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法老凭借自己掌握的强大军队、良好装备，对南部努比亚和北部小亚细亚频繁用兵，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实力。至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军事达到极盛，法老们穷兵黩武，大肆扩张，使埃及的版图达到空前规模：南达尼罗河第四瀑布，在亚洲占领了地中海东岸诸国，北境与小亚的赫梯为邻，成为东方强大的军事帝国。公元前332年古代埃及为马其顿灭亡。

《古代埃及军事史（ВО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ГО ЕГИПТА)》是苏联东方史专家В. И. 阿甫基耶夫（АВДИЕВ)的一部重要的军事史专著。全书分为两卷，由苏联科学院出版局分别于1948年与1959年出版。由于本书仅部分章、节涉及军事后勤问题，故将这些章节按原著顺序节选编译。它们出自第一卷的第一、三章，第二卷的第一、三、四、五章。文中小标题为编译者所加。〕

第一卷

第一章　远古时期和古王国时代的军事政策

埃及文化起源于远古时代。早在4000年前的远古时代，埃及就划分成许多诺姆（或译为州），出现了被神化了的国王统治的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产生了埃及宗教、艺术的基本形式和首批象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